



第七四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卷	段氏毛詩集解	宋 段昌武撰……………四二一
卷	詩 童子問	宋 輔廣撰……………二七一
卷	毛 詩 講 義	宋 林 呂撰……………四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宋 袁 燮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絮齋毛詩經廷講義

沈清藻撰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卬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葉履勛

總校官進士臣繆璘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貢生臣秦聯登

御製題絮齋毛詩經廷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絮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為異
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
泰離故國三致意其奈羣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欽定四庫全書

絮齋毛詩經廷講義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詩類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鵲斯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目錄

桃夭

兔置

芣苢

淇風

汝墳

采芣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穠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目錄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三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鷄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鷄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四

臣等謹案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

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繫齋其自號也登進

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

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

嘉猷諫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

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為二十四卷別著

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為崇政殿說書時撰進

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

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纂修七朝經義纂疏

五

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數文書說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愛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變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為強而敗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為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已說而變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為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藎之意亦良足尚也謹以次編訂蘆為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

欽定四庫全書

纂修七朝經義纂疏

六

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肅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 袁燮 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梁肅毛詩經筵講義

行發而為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為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已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

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

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既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即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

欽定四庫全書

梁肅毛詩經筵講義

迹熄而微言興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即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興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既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為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

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開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為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開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巋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經定綱義

三

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散源濁則流污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開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

之規模也覆載如天日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為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為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為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為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經定綱義

四

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為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為斯可謂后

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為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賞賓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廼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兕觥少解其懷傷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東晉書詩經注疏

五

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瘠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葦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已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為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

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為二朝惡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東晉書詩經注疏

六

為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達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妒者惟小人與女子為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實相若故嫉妒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已

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如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欽定四庫全書

東宮毛詩經義疏義
卷一

螽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后妃有妒忌之心，則東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覩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為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為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為一身之計。

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螽斯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為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鵲鴝雖非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螽斯興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如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惡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為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鰲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繇蠻黃鳥止。

欽定四庫全書

東宮毛詩經義疏義
卷一

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由是觀之貴而為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螽斯
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
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
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
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詩經 桃夭

九

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離其和交相親愛者
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
卑無不稟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
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
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沒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
實入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媲德之
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
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

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安序進則內無怨女
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瘵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
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
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
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
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
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
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為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詩經 桃夭

十

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
三章曾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
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
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
鈞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
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爰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家範毛詩經義

上

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免置者設以掩免賤者之役也丁者榷枋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赴赴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為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即一身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日可為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賤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免置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賓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闇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真賢實能之任曹謂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家範毛詩經義

上

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為稱故謂之好德夫既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真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為憂亦豈無所自歟

采芣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遠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眾妾進御于君

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
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為樂則風化所覃自近
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為樂哉采芣者宜子之樂也采采
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持取也
袪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袪也顧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袪
子帶問也袪之可矣而復持之袪之可矣而復顧之此
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
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采芣詩以是清義

主

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采芣之采既為之三詠三歎
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
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
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為妃
者要當以是為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
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
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人奚取焉漢之
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
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
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疎非有枝葉下垂可為
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
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
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枘之小者也漢
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枘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

卷一 采芣詩以是清義

古

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
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為之
刈楚以秣其馬刈萁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
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
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令女子
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
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
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受身也此
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
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
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
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
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
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雅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離漂漂乎如上帝之鑒
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
枝與榦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肆者今年斬
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
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
于踰年之後而有我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
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
身復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違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
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
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
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亦可謂勞矣
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
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
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
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
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

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為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為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蘋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春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賢七詩經從訓義

七

祀是為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繁疇蒿也所謂潤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即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蘋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脂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之貌也執蘋以助祭而疎敬于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

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為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即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為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為職是以誠敬為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力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芟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為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賢七詩經從訓義

六